



赤胆

丹心

● 血滴子 ● 系列

台湾 ● 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血滴子系列·第二部

赤胆丹心

—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邓争旗

封面设计:三 原

血滴子系列

[台湾]孤独红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金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2,90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50

ISBN 7-80587-192-2/I·169 全套定价:63.00 元
每册定价:6.3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朱光王法会	1
第 二 章	诛奸	28
第 三 章	再会曹寅	40
第 四 章	官场与江湖	64
第 五 章	盘龙剑	89
第 六 章	夜谒	119
第 七 章	微山湖上	146
第 八 章	珠联璧合	203
第 九 章	赴约	237
第 十 章	松林之会	269
第 十 一 章	松棚之会	283
第 十 二 章	冰人	315
第 十 三 章	陷阱	325
第 十 四 章	疗伤	376
第 十 五 章	钱天令	420
第 十 六 章	卢十九娘	450
第 十 七 章	黄草坡	485
第 十 八 章	三小	517
第 十 九 章	钱知县与毓协台	532
第 二 十 章	要犯就擒	567

第二十一章	奇士的厄运	613
第二十二章	截发留简	643
第二十三章	回京	677
第二十四章	撷翠山庄	707
第二十五章	静一师徒	736
第二十六章	太史公	754
第二十七章	玉佩	784
第二十八章	竹屋之夜	799
第二十九章	蟠蛇谷	828
第三十章	舅老爷后堂相见	859
第三十一章	盗析	901
第三十二章	矮叫化	916

第一章 朱光王法会

翠娘不满云中凤自甘作妾，去信质询，接到白泰官带的回信，却是无字天书，不由怔在那里。泰官见状笑道：“你那去的信是怎么写的？也许那凤丫头害羞，不肯明言，只跟你打上一个哑谜咧。”

翠娘不由把那一封信，又仔细看了一会嗔道：“这种哑谜要教人如何猜法？我如能到北京去，不问问她才怪。”

说着将信折起藏好，一面走赴后舱，取出一瓶酒，三四样时鲜来，放在舱中桌上，又取过杯箸，泰官正在吃喝，忽听天雄在船头上笑道：“白兄回来咧，闻得此行诸事均甚顺利，在京已与年双峰见过，他曾有信给小弟吗？”

泰官抬头一看，天雄已经进了舱，连忙起身相迎，一面也好笑道：“我委实肚子饿了，方才幸承翠娘招来船上吃喝，所以没有来得及去寻你，他现有一封信在此地，且来同饮一杯，容述此行经过，再面交那信如何？”

那翠娘方在后舱，闻言连忙又送上一付杯箸笑道：“你放心，他这一趟没有白跑，周路二位师叔，已经答应让年师弟娶云师妹咧。”

天雄笑着坐下来道：“此事我已知道，那位彭老前辈适才早到我住的地方去过咧，所以我才赶到这船上来看看白兄来了没有，有没有我的信，却想不到一寻就着，那云小姐想也一定有信到世妹了。”

泰官又大笑道：“她正为这个生气咧。”

说着，先将云中凤回信并无只字的话说了，天雄笑道：“这也难怪，

也许世妹去的那封信有责备她不该嫁人作妾的话，所以她只好打哑谜，说明此中有难言之隐咧。”

泰官点头道：“我也是这等想法，那凤丫头再英雄了得些，到底是一个女孩子，你问她这些话，她怎么好意思明白作答咧？”

翠娘忿然道：“她是女孩子，我也是个女人，这有什么关碍？现在我已明白咧，反正她是为了要帮助年师弟，做出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来，才甘心嫁他作妾，其实这便明说，又有何妨咧？”

泰官忙道：“你既知道，那就不必责之过甚了。”说着，一面提起酒瓶，替天雄把酒斟上，一面又笑道：“你那伤口平复了吗？这一镖却是那十四皇子允禔送给你的咧。”

天雄忙道：“小弟伤口已平，但这事又与那允禔有什么关连？难道那李元豹是他派来的吗？”

泰官道：“怎么不是？这江南的各事，几乎全是他闹的咧！”

说着，将在京所得各项消息一说，天雄点头道：“原来这其间还有这许多内情，如非白兄辛苦这一趟我还睡在鼓里咧。既如此说，话倒又好说咧，这允禔原是允禎的母弟；但也较之其他各鞑王争宠尤烈，前些时年双峰因未能与诸长老联络，为坚那允禎之信，曾劝他以退为进，先打成一片，再暗图进取，却想不到这允禔竟也打着同样主意，一样的尔诈我虞，一方面极力拉拢，一方面却暗中较上劲，如非我到江南来一趟，谁又知道他弄这鬼咧！”

翠娘在一旁笑道：“这些鞑虏本来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再说，他们既然全是玄烨那老鞑酋的儿子，谁不想爬上那宝座，做上几天皇帝？你怎么能怪他不钩心斗角的去争夺咧？不过，我但望凤丫头和年师弟能不糊涂才好，真要把吸奶的力气拿出来，帮助人家去打天下却不必咧。”

天雄正色道：“世妹，你却不可如此说法，如论别人，我还不不敢拿稳，这两位却决不会为富贵利禄所诱，如非其人，愚兄还决不会为他们的事，跑上几千里路咧。”

翠娘摇头笑道：“你对年师弟倒真是忠心耿耿，我不过才提一提，又没有说他两个真的变节，为什么又这样一本正经的起来？”

天雄也觉得话说得稍重，连忙搭讪着笑道：“世妹休怪，愚兄生平

处人接物别无他长，只有忠诚二字差堪自信，但却决不肯阿其所好，不但那年双峰为人确实如此，便云小姐也决非寻常女子，世妹既与她两度同门，难道还不知道吗？”

白泰官忙笑道：“你二位不必争论，我们且谈正事，我那封信还没给马兄咧”

说着，从腰下又掏出那油布包来，递在天雄手中道：“你那封信在此地，且先看上一看，也许有些事，比我说得还要更详细些咧。”

天雄接过，拆开一看，竟多至十余笺，并且每一件事均有夹注，看完之后，不由笑道：“他这一封信，有好些事，我却无法能决断，非得请诸位前辈长老作主才行，这信只好容待恭呈肯堂先生转商各位了。”

泰官笑道：“这倒不消得，今夜的会期，你也非到不可，一等会后，用不着你再说什么，各事少不得全有个决断，那彭老前辈曾和你说过吗？”

天雄道：“那位老人家，天生是个火爆性儿，小弟虽承他老人家见爱，说是已与老师父和各位长老说过，今夜便将我引入太阳庵门下，今后便是太阳庵门下弟子，喝血酒，举大义，反清复明的好弟兄，又说是，本来早想将我接入门下，只因为白兄未回，二则年双峰尚未入门，小弟不便先行上香，才延下来，如今白兄已回，双峰也在北京由周老前辈引入门下，所以今夜便可在烈皇帝神前上香顶礼，但小弟对太阳宗派，实有未详，还望白兄详为指示才好。”

白泰官一面擎杯饮着酒，一面笑道：“这位老前辈向来就是这个脾气，他既愿将马兄接入门下，而不将本门起缘、宗旨、戒律说明，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说着又道：“好在会期在夜半子正，现在还早，不妨由我详细告诉你便了。”

翠娘在旁，不由又向天雄道：“那彭老前辈，向来嫉恶如仇，平生极少赏识后辈，动不动就要当面申斥，如犯大过，甚至立毙掌下，你想他夸奖一个人，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怎么世兄才来没几天，他便对你如此器重，这个我倒又不解呢，你能告诉我吗？”

天雄笑道：“这也许是前世缘法亦未可知，不过我却在此老面前丢

过大人，还真几乎又把这条命送了，也许他老人家就因我有点骨头，才蒙奖掖亦未可知。”

翠娘不由一怔道：“你的来历，和来此经过，我父亲已全告诉了他，这两位老人家又素称莫逆，难道他还相信不过，又对你有什么出乎意外的事不成？”

天雄大笑道：“那便是我来到此地见过老师父和肯堂先生的第二天，我住的那一家，全都有事出去，那位老人家忽然跑去，劈头就对我说：“好小子，你有几个脑袋，敢行苦肉计，到我这儿来卧底，须知你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这九里山王咧。”

我虽然对他素昧生平，却一听口气，便知是一位老前辈，连忙将来意和奉老师傅之命暂住养伤，以俟后命的话说了，谁知他却毫不客气，一口咬定我是卧底奸细，连受伤也出串通，我因义不受辱，也顶了他几句，因此说翻，两下动起手来，他老人家那身工夫本来自成一家，精纯异常，便在平日，我也绝非敌手，何况膀上伤痕犹新，勉强支持了一二十招，便被点倒，他老人家竟下辣手，先后点了我好几个要穴，弄得我笑得心肺皆张，继之以浑身酸麻痛痒俱来，但我矢口不移，末了又破口大骂了一阵，请他带我去见老师父和肯堂先生，谁知他转哈哈大笑，将我气血点开又浑身推拿一会说：“好小子，真有你的，我老彭愿意和你交上一个朋友。”

又在我背上拍了一下说：“你放心，我决不让你白受这一阵活罪，这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咧。”

我当时已经委顿在地，动弹不得，他却将我扶到床上去，这以后，便每天必到我住的地方去走上一趟，聊上半会，却真成了忘年之交咧。”

说罢又笑道：“这位老人家虽然不免有点刚直过甚，但却热肠已极，据他老人家说，只要我一入本庵门下，便当收为记名徒弟咧。”

翠娘忙道：“原来如此，他老人家虽有一身绝技，晚年却极少收徒，又常恨继起无人，他这一看中你，也许便会倾囊相赠亦未可知，此老虽然失之不文，工夫却有独到之处，你如真能将他那一套外刚内柔的五行生克拳法，和点穴擒拿两项工夫得来，便算是他老人家的衣钵传人咧。”

天雄笑道：“这却难说，他老人家才露收徒之意，我便当面磕过头，他老人家却又说必须先公后私，等在本庵上香顶礼之后，才能收我，传艺更须有待咧。”

翠娘不由又是一怔道：“这又是什么意思？此老向来作事极其爽朗，而且想到就做，他既有收徒之意，为什么又说这话？这倒又奇怪了。”

白泰官在旁连忙摇头道：“你哪里知道，这位老前辈人虽粗野，却极重然诺，他既先出口，要收马兄为记名弟子，必有深意，且等你皈依本庵之后，再看如何便了，此老向来还有一个毛病，凡事只许他来寻你，却不愿人去缠他，马兄如果有意求他却不能亟亟，否则反而易於误事了。”

接着又道：“你不是要问我这太阳庵的起缘和宗旨戒律吗？你且干上一杯，待我详细奉告便了。”

天雄忙把酒干了，泰官又替他斟满，一面道：“本庵之所以用太阳为名，对外又称太阳教，那实在是一个借太阳为名的神道设教办法，实际供奉的就是大明思宗烈皇帝。所以托名太阳，一是喻言朱明之意，二是说明天无二日，民无二皇，鞑虏那只是一个假皇帝。又因为烈皇帝殉国于三月廿九日，所以托言这一天是太阳神的生日，举行大祭，暗中却是纪念烈皇帝，这不过是遮掩外人耳目而已。”

天雄点头道：“这个我也略有所闻，只不过不知其详，但我闻得那太阳庵建在西岳华山，为什么又迁来太湖咧？”

泰官道：“那是因为老师父本是烈皇帝的长公主，当烈皇帝殉国之际，她老人家年纪还轻，烈皇帝深恐国破家亡，覆巢难有完卵，与其留着听人摆布遗羞后世，不如在自己殉国之前，先作一个了断。所以当时，亲自斫了她一剑，老师父中剑随即倒地，血流如注，烈皇帝却误以为身首已殊，必死无疑，匆匆赴煤山殉国，却未及细看。其实那一剑只是将左臂砍断，人却未死，当时幸得一位老宫人和一位老内监，设法负着逃出深宫，藏在民间，恰好遇上我们武当前辈名宿白天行，将断臂截去，伤口代为医好，送往华山神尼无垢大师处养息，并就她那条独臂，传了一路特创掌法和我武当心法口诀，整整在山中练了十年，那无垢大师又为越女剑法的唯一传人，也将所能，悉数传授，因此老

师父身兼诸家之长，虽然一臂伤残，剑掌内工潜力却独步一时，在她老人家艺成之后，无垢大师才削发皈依佛门。不久，无垢大师便于一夕化去。圆寂以前，又命将所居法象庵改名为太阳庵，借太阳菩萨之名，以奉烈皇帝香火，即由老师父住持，这是太阳庵的由来。”

泰官说到这里，翠娘不由笑道：“白叔，那酒菜全快凉咧，你肚子又饿了，且挪出那张嘴来吃饭，那下面的事，由我来说好吗？”

泰官大笑道：“我正愁一张嘴做不了两件事，你如能替我说上一段，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何况你又是老师父的嫡传弟子，有些事也许比我知道得更多，那便由你说罢。”

天雄道：“随便你两位谁说全好，我只要能知道个大概便行咧。”

翠娘道：“那便由我来接下去再说了，这其间白叔他还忘了一件事，那便是我师祖无垢大师，除那套有名的越女剑法另有师承而外，本来出身少林一派，却与白师祖另有渊源，我那恩师不但传了他老人家剑法，更得了少林内家不传之秘，也可以说一身兼长少林武当两家的工夫，难得的是两位师祖绝无门户之见，又全切身家国之痛，一心一意想将我那恩师造就成功一位技击中的全材。所以我那恩师，在未曾削发以前，便名震一时，而且对这技击中的两大家长老名宿均有认识。一等她奉了师祖遗命，住持太阳庵以后，更多了若干遗老志士的往还，南顾（炎武）”北傅（青主）全不时往探。因此由亭林先生和若干知名遗老，又在太阳庵之外，扩大为太阳教，并且订下若干典章制度，广收教友弟子，用作反清复明张本。最初本在华山开堂立教，但是后来又因为武当南宗统率无人，由各长老名宿公请我恩师接掌门户。这些长老名宿，大抵均在江南一带，又同属太阳庵护法，这才又在江南太湖，和四明山中的黄叶村，分设两处下院，仍由我那恩师往来各地，兼任住持，前几年复因北方各长老渐渐凋谢，鞑虏也略有所闻，禁网日严，所以才又将根本重地移到太湖里来，这座山峰，统称浴日山庄，也就是我们太阳教目前总院所在地，不过在外面一看，却只若干渔村蟹舍，人也和乡农渔夫绝无异样，外人要想窥探那是白费，即使本门弟子，除有职司者而外，要想深入重地，也非先向轮值长老报到，候命不可，如像世兄这等人，因有要事，受了本教弟子或长老之托，那就非先寻着

有关长老，或携有老师父竹牌不可，否则你便寻到太阳庵，也不会有人接待，更不会容你进入山庄，便现在我们泊船的地方也全到不了咧。”

天雄笑道：“那我这次南来，如非误打误闯，遇上白兄和不昧上人，不空跑一趟吗？”

泰官已经将酒用罢，正取过饭钵来盛着，闻言忙道：“那也不见得，你只要寻着太阳庵，一递那两封信，少不得有人出来盘问底细，命你将信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由轮值人验看信件，再请肯堂先生和老师父出见，只不过多若干麻烦而已，要不然岂不误事？不过，如若没有这两封信，那就更难了。”

说着，白泰官一阵狼吞虎咽将饭吃完，天雄本是陪饮，推杯而起，翠娘取过手巾，请二人擦罢脸，又泡上茶掌上灯来，泰官一摸肚皮道：“如今这个家伙已经安顿下来，什么事全可以慢慢谈咧，我们这太阳庵与太阳教的由来已经说过，现在该告诉你的便是我们这太阳教的典章制度和三条戒律了。”

天雄笑道：“小弟要问的，便也是这个，要不然，一切茫然，便行入门岂非笑话？”

翠娘在旁笑道：“那是那位彭老前辈忒自心急一点，这些话应该他在事前告诉你，却不应由别人说咧。”

泰官道：“这位老人家向来就是这样，想到就做的脾气，你却不能怪他，你和老将军不全是考查人吗？这些过节也不妨从侧面提及咧。”

翠娘俏脸一偏道：“你才回来，怎么就知道我们是考查人咧？”

泰官笑道：“那也是适才有人告诉我的，不然我能这样对马兄放言无忌吗？”

说着又向天雄道：“本教的一切规划，全是由各位长老参酌历代制度和现在情形参以佛门规范而定，本教教主为太阳神，或称太阳菩萨，朱光王佛，其实就是烈皇帝在天之灵，其下奉祀香火，总理教务便是老师父，以下分设清议，礼，刑，三堂各司其事，清议堂执掌全教一切兴革设施，并博采各长老意见，及教外舆论，厘订各项计划以付诸实行，现由顾肯堂先生主持；礼堂执掌祭祀法会，并统辖全教长老弟子及各地下院神坛，现由孤峰上人主持；刑堂执掌监督查考全教长老

弟子，并司刑戮，现由周得主持；此外对内有仿佛家的四十八单执事，分司各事，对外有招贤、肃奸、按巡三司，巡察各地，南北各省，水陆要冲，大都均有分院神坛的设立，所以一旦天下有事，只须转牌一下，各地立可响应，便在平日，鞑虏一举一动，也无不了如指掌咧。”

天雄不禁点头道：“这般布置，倒也真是惨淡经营，果真分布各省要冲，全教弟子怕不要上万人吗？”

泰官大笑道：“你也把我们这太阳教看得太渺小了，如果全教只有万把人，那够布置得？实不相欺，单这太湖里面和江南附近各地便不止一万人咧。”

天雄道：“如此说来，这笔粮饷开支，也就很有可观的数目，却从哪里来的咧？”

泰官哈哈大笑道：“你问这个吗？目前我们全教虽然已经有了十余万人，分散各地，但各人全有职业，各安生理，只有毁家兴教，却没有一个是指着太阳教穿衣吃饭的，所以粮饷两字是说不上了的，至于开支，我们在各地本来就办有屯垦、当铺、银号、各种事业，却不像山大王要靠抢劫为生咧，譬如这太湖里，就有若干果园山田鱼行店铺，一年下来，就足够维持这里的开支而有余，单只库里积存的，就不下三五十万两银子，便一旦有事，成了军旅，也可以足够支持一个时候的，你却无须替我们耽心咧。”

接着又道：“本教门下虽有长老弟子之分，但全教长老不过数十位，大抵均是大明胜国孤臣，和各地遗民志士当中的杰出人物，又必须年岁在六十以上，才德技艺声望全为人所钦仰，才够得上资格，一经入教，便算是清议堂的一员，备供筹划咨询，门下弟子，也必须事以师礼，但一切教规却须与弟子同守，更须以身作则，一步也错不得，其余门下弟子，除有私谊而外，一律均以师兄弟相称，无论有无执掌，士农工商均皆平等，至于重要的戒律，那只有三条，第一条是不得背师叛教，第二条是不得泄漏本教机密，第三条是不得奸盗邪淫，其余均不加限制。”

天雄忙道：“这样的戒条不嫌过于简略了吗？似乎却不足限制统御咧。”

翠娘在旁不由笑道：“你看得倒极容易，其实只要仔细一想，便不简略了，须知这不过是三条纲领，细分起来便多咧，单只刑堂执掌的刑戮杖责之罪就有八十一条，你还嫌它简略吗？”

泰官笑道：“话却不是这样说，那弄堂所有执掌的是法，所以要权衡轻重，分成八十一条，这戒律却是情理法兼重，要使人易明易守，所以不得不简明扼要，不过看起来虽只三条，其实确也无所不包了。”

天雄想了一想笑道：“果然有这三条，也可概括一切了，既如此说，白兄虽非接引师，我既受教导，以后一切也当以师礼相事才对咧。”

泰官连忙摇手道：“这可不行，我在本门也在弟子之列，怎敢冒充长老，你别看我和有些长老称兄道弟，那是因为有同门或其他关系，上承各位之命，仍旧照平常称呼，你如以我为长老那就错咧，老实说便连翠娘叫我一声白叔，那还是鱼老将军之命，不然我哪敢有僭咧。”

天雄笑道：“鱼老将军便是我的世叔，您天生不也是我的长一辈？那以后便更当改口咧。”

泰官道：“这却使不得，我们还是各交各的，如果你要改口，那以后我便只有避道而行了，今后我说不定还要到北京去住上些时，你这么一来，不就害得我不敢见面吗？”

天雄只得笑着答应仍旧以兄弟相称，翠娘又笑道：“你们且别谈这些没要紧的事，我还有话要问呢，白叔叔此番北去，知道那周路两位对邓占魁的事，有什么意见么？那位王师弟，虽然抢了一个原告，江南督抚两座衙门却对他不肯放松，认为嫌疑重大，着他觅了两家店保，才放回来，还着该管州县儒学衙门随时查察，如非他在吴门一带，薄有势力，那便不了咧。”

泰官道：“这个，方才我已承明老师父和肯堂先生各位长老，你没听清楚吗？据你年师弟说，那鞑王允祯正要借此坑他那个弟允樾一下，只要那裴老前辈和魏承志，肯去北京走一遭，这场官司不但与王熙儒无涉，说不定连他冒充魏景星的事全要平反过来咧。”

翠娘忙道：“真能如此才好，那魏师弟已蒙舒老前辈慈悲接入门，他为了父亲名辱身冤，提起就难过咧！”

天雄笑道：“这位魏公子倒挺不错，长得也十分清秀，只可惜有些

像个女人，却缺少丈夫气概，未免美中不足咧。”

翠娘笑道：“那是因为他的遭遇太惨，又始终过着黑人生活的原故，如论武工文学也还全不错，再说人家原来就是一位太史公的少爷，也不能和江湖人物相比咧。”

接着又道：“适才我已听说，各位长老决定在今夜便杀那邓占魁祭灵咧，如果让他出上这一口闷气也好得多。”

泰官道：“本来这种人也该早宰了才对，反正我们又不能把他放了，不宰了只留做什么？”

翠娘道：“本来依那彭老前辈早宰了，这是肯堂先生和舒老前辈恐怕他所言有不实不尽之处，所以才力主等你回来，打听确实再说，现在来龙去脉已全清楚，自然无须再留着他咧，适才我听那位湘江老渔袁老前辈说，大概今夜便须宰他活祭那位魏太史咧。”

正说着，忽听了因大师在湖边大笑道：“白老弟，我到处寻遍没有你，谁知道你却在这里，悠闲自在谈着天咧，你知道我那金山江天寺已经闹糟了吗？如今我正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咧！”

白泰官忙道：“我哪里会得悠闲自在，可恰赶了一天路，还是上半天吃的一餐点心，肚子实在饥饿难忍，方在这里才捞着一个饱肚皮，又碰上这位马兄和翠娘有事相问，不得不一一作答，所以一直混到现在，你那庙里本来就是一个十方香火，送往迎来的地方，就有什么事闹糟了，你寻我有什么用？”

了因大师哈哈大笑道：“如果是寻常香客来往，我怎么会找到你，如今却是那曹寅不依不饶，要在我身上交出江南诸侠和马施主来咧。”

天雄不由一怔道：“他真敢倚官仗势着大师交人吗？那我已接到京中来信，待我去见他便了。”

了因大师走进船舱又笑道：“他倒没有那么做，不过每天总要着人去问上两趟，也真讨厌，今天寺中又遣急足来说，他前天一清早便亲自到寺里去，几乎说尽好话，要求我回去一见，否则便请马施主和老弟，还有那曾施主三人到他公馆里去一趟，即使三人不能全去，至少也须请马施主去一趟，我已略知京中情形，但语焉不详，所以才来寻你先谈上一谈，这家伙这一次弄巧成拙，也许真急咧。”

泰官笑道：“原来如此，我还当他真敢把你那庙抄了咧。”

说着，忙将京中各事详细说了，一面道：“这等做官的主儿，平日也太舒服咧，你便让他多着点急，不也好吗？反正此事，要由各位长老决定，便此刻赶回去也是无用咧。”

了因大师大笑道：“我不过不放心此中有无别情，所以寻你问问，却无须这等忙法咧，不过这样一来，弄得不巧，他这个肥缺也许就靠不住，你也无怪他着急咧。”

泰官又笑道：“你怕他着急那也不要紧，只消你肯到北京城里去当一名紫衣和尚，包他不但无过而且有功，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你何妨试上一试咧。”

了因大师也笑道：“我是一个出家人，名心早泯，老弟既作如此想，何妨借此出仕作官去，如果你肯出山，我想红顶子靠不住，亮蓝暗蓝全有份，何不自己去试上一试咧？”

泰官大笑道：“大师兄这话说得正合鄙意，实不相欺，我此番到北京去走了一趟，在那红尘十丈之中，看得冠盖往来，实在心热，现在真打算过一下瘾咧。”

正在说着，忽听船头上又有人笑道：“你二位可别说着玩，适才我已和老师父商量了好半会，在目前这局势之下，还真非和鞑虏虚与委蛇一下不可，如果谁愿意真到北京城里去走上一趟，却不妨由大家公推咧。”

众人一看，却是顾肯堂方巾阔服而来，一齐起身相迎道：“肯堂先生，怎么这个时候到船上来了？”

肯堂含笑进舱道：“我已跑了好几处咧，来意便真如二位所谈，打算推几位到北京城里去一趟，免得鞑虏把我们看得太重，以后各事反而不好下手，不过这是降志辱身的事，谁也不好太勉强谁，所以只好由我先行征询各人意见，以免临时推诿反而不好，二位真肯为匡复大计不辞自污吗？”

泰官和了因大师不禁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肯堂又就舱中坐下，微笑道：“其实二位如果肯去上一趟，倒非常相宜，不但可令鞑虏对我江南诸人暂时释疑，而且那鞑王允禩也决不

会进一步以官禄相缚，如今那曾静老弟和裴老英雄师徒已全答应下来，如能得两位同去，再由在京各位推出一二人来，那也就差不多咧。”

了因大师忙道：“你怎见得我两个去比较适宜咧？”

肯堂笑道：“如以大师而言，你是从小出家的一位真和尚，即使鞑酋要想羁縻你，至多不过赐上一袭紫衣，赏个封号，却决不会真的教你还俗做官，这是一项好处。第二项，你是江南群侠之首，只要你能去上一趟，也许他对江南诸人的看法就会改变。第三项，你是一个出家人，应该有舍身喂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肠。所以别人或许不肯去，你却去与不去一样……”

说犹未完，了因大师大笑道：“你别再说下去了，我答应你去一趟就是咧，不过话要说在前面，我去无妨，但有一层，你须先写信给你那贵门生，我却不受什么紫衣封号，最多住上一两个月便要回来，任凭是谁，却不得强留。其次，便见那鞑王也说不上跪拜，只合十为礼便是天大的面子，如可照办，我算是喂虎也罢，入地狱也罢，便说不得走一趟，否则便大家公推，我还是我行我素，便那鞑酋派兵来捉拿也是枉然。”

天雄在旁忙道：“大师适才所言，便无肯堂先生去信，那鞑王也决可办到，他的希冀，也只望能有几位卓著声望的老前辈去上一趟，替他在鞑酋面前略撑场面，以遂夺嫡之心，却不一定要扯谁出去做官，至于说到见面之礼，他倒也懂得几分礼贤下土之风，便寻常人物，长揖不拜，他也不以为忤，就我知道的，那允禔府中的程子云，便是如此，何况大师领袖江南群侠，又是方外之士，他怎么能着你跪拜相见咧？”

肯堂摇头道：“如此说来，这鞑王倒真可怕了，你此番回去，还须向年双峰说，教他凡事极力小心才好，现在我们决不怕鞑虏横行暴政，却只怕他真能屈己下人励精图治那就糟了。”

天雄方说得一声是，泰官又道：“那么肯堂先生差我去又是为了什么呢？”

肯堂道：“老弟与了因大师却又不同，一则年纪比较为轻，并非大明清老一流，那鞑王虽然看重，鞑酋却未必便以职官相缚，不比别人，转为盛名所累，去来自必较易，二则老弟精明干练，口才也十分敏捷，